长大不断奶　富养成低能

大学老师怒了：不教“妈宝”！

本报记者　陈晓星

插图：侯梦喆

在台湾耳听得“妈宝”这个词使用率越来越高，问一位时尚达人是什么意思，她解释说就是成年人没能力或者不愿意独立，凡事依赖妈妈，“连想和女朋友分手，理由都是‘我妈不喜欢你’。”除了“妈宝”，“爹宝”、“草莓族”、“豆腐族”都指的是这类人。

本周，台湾的各大学陆续开学上课，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刘宏恩老师公开宣称：不欢迎“妈宝”来上课。大学是给大人念的，不想当大人的话，麻烦回去念中学。

刘老师语惊社会，掀起一场关于“妈宝”的大讨论。

“我可以骂你的王子吗？”

刘老师说，依他的经验，“妈宝”学生在10年前还是特例，但现在越来越普遍。大学开学日，爸妈满头大汗提着行李箱，学生却在一旁低头玩手机。学生的一切问题都由家长代为解决，“我儿子很想修你的课，可是没选上，可否帮忙加签？”“我们全家要出去旅行，机票日期刚好遇到期末考，可不可以帮我孩子提前考？”刘宏恩说自己当班级导师时，曾遇到学生不管是选择科系、参加社团还是就业方向，家长都要控管。

也曾在大学任教的台湾名嘴朱学恒也表示，现在的学生千奇百怪，如果老师认起真来，会气死。

但也有人对刘老师的言行表示不满，有学生家长批评他：“你不懂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你不配当老师！”刘老师反击：“孔子曾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就是骂不认真的学生‘烂木头’和‘大便’。我可以像孔子一样骂你的小王子、小公主吗？”

“妈宝”后面的“怪兽”

刘老师嘴不饶人，认为“有教无类”不是纵容不良学习态度，真正应该检讨的，是造成“妈宝”的“怪兽”家长。

刘老师举例说，曾有高中生到政大升学面试时迟到1个多小时，失去应考资格，结果家长竟大闹面试现场。还有家长以自己孩子自尊心强为理由，要求老师打高分。“过去只有中学生的家长和老师保持沟通，现在这种作法已经蔓延到大学，什么事都是家长出面。”

刘老师呼吁：“爸妈也需要跟着孩子长大”，他表示，孩子20岁时还用他12岁时的方法去对待他，就会养成“妈宝”，因此家长也要学习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方法，孩子也要自觉、勇敢一点，如果想要掌握自己的人生，就不要过度依赖父母。

台湾家长团体联盟荣誉理事长谢国清支持刘宏恩老师，也认为“妈宝”的父母们要检讨，孩子总会长大，父母要学会适时放手。

大陆网友熟悉的台湾网络作家“痞子蔡”现在任职于康宁大学教务长，他也参加了“妈宝”大讨论，他认为，现在大学生的确心智成熟较晚，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南部大学里的“妈宝”还不那么多，因私立学校经济负担较重，很多学生都在打工赚生活费，已经提早进入社会接受磨炼。

剖析“妈宝”现象

台湾教师会副理事长吴忠泰表示，独子化在1995年后日益明显，加上升学主义令家长对孩子的“高焦虑、高期待”，许多父母只要求孩子读书，把自理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排在末位，不少人在日常生活中成为孩子的车夫、佣人。“妈宝”就这样养成了，尤以大都市情况严重。

除了少子化，名嘴朱学恒认为，经济不景气也是“妈宝”的成因。大学毕业只能找到薪水2万多元(新台币)的工作，在台北这样的城市生存艰难，“除非中‘乐透’，否则只能吃家里、用家里的，年轻人很难独立。”

有识之士忧虑“妈宝”绝不只是家庭和学校的困扰，还会直接影响台湾的竞争力。台湾由上世纪60年代的香蕉王国到70年代的石化王国，再发展到80年代的纺织王国和后来的科技岛，靠的是吃苦耐劳、永远向前的“台湾牛”精神。“妈宝”们在上一代创造的富裕生活里出生成长，空有外表和学历，缺乏抗压性和实际能力，毕业后又逢台湾进入经济转型的瓶颈期，没有了上一辈只要努力就能发财的机会，很容易灰心丧志、得过且过，“妈宝”的问题不解决，台湾整个社会将陷入没有竞争力的危机。

也有乐观者认为，每一代都有自己的问题，也都会扛起该负的责任。比如王永庆曾形容自己那代人是麻袋，而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是“纸袋”，但就是这些“纸袋”们建立起台湾电子加工业的基地。新的一代虽然有“妈宝”，但也有快速掌握网络技术、见多识广、富有创意的优势，只要社会调整教育制度和价值观，给新一代的人格建设以正确的引导，“妈宝”们也会实现自我教育，炼成有用之才。

月饼有点乱

小　夏

佳节将至，内地劲吹节俭风，香港也有环保主义者走上街头“问罪”月饼，呼吁港人减少浪费，先点人数再买月饼。

每逢中秋，香港各大商场的月饼满坑满谷，一项中秋节消费调查显示，香港家庭去年丢弃了179万个月饼。香港环保团体“绿色力量”提议，因为长辈每年都收到吃不完的月饼，今年晚辈可考虑送元贝、干冬菇等礼品，或者陪伴他们赏月代替送礼。“避免购买过量食物才是减少浪费的最佳方法。”

此外，香港《经济日报》报道，连续两年跟踪香港18个品牌的月饼售价显示，香港月饼越卖越贵，今年还出现了100多港元一个的高价月饼，据称选用顶级材料，成本较贵，而且今年月饼的包装改用获得FSC（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的环保纸，也令成本增加。但环保主义者认为这还是怕寒酸的不理性消费心理所致，近年香港的礼品月饼包装越来越讲究，任职广告界的消费者张先生直言，今年为选月饼大伤脑筋，因为发现一直用以送礼的雪糕月饼卖相不够“体面”了。

此外，香港海关近日首次破获冒牌月饼案。据香港媒体报道，元朗区一家美容中心的女负责人，涉嫌趁工作之便向顾客兜售假恒香月饼。假月饼用料粗劣，蛋黄较小而干散、色泽暗淡、食而无味。另外包装也与正品有区别，假货铁盒盖的凹凸纹图案触手粗糙。有港人购入冒牌月饼后，觉得口味有异，于是到恒香饼家的门市查询，店方立即向海关举报。恒香饼家表示，他们的产品只会经特许经销商包括超市贩售，不会由个别人士推销。

香港海关表示，该美容中心向顾客兜售冒牌月饼仅约一周，所幸流入市面的数量不多，也没有在假月饼中验出对人体有害物质。根据香港现行条例，卖假货最高可罚款50万港元并监禁5年。

当然，关于月饼也有好消息，香港食物安全中心近日抽查香港市面上20个品牌的月饼样本，包括传统月饼、冰皮月饼、雪糕月饼等，并对266个样本进行化学、微生物和营养成分的测试，包括检测月饼的染色料、总含菌量和营养成分是否同营养标签上注明的数量相符，结果，样本全部通过检测。

香港黑胶唱片王

王　宁

下午2时，香港深水埗的一幢破旧大厦里，一个身材瘦小的男人收起支在一堆纸箱中的折叠床，又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在他的客厅里，可供站立的空间不到两平方米，其余的每一个角落都堆满了纸箱。这几百个箱子里全都是已过时的东西——黑胶唱片。

他是阿Paul，中文名叫欧德成，今年56岁。他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香港黑胶唱片养父”。他“收养”了30多万张黑胶唱片，从猫王到披头士，从张国荣到邓丽君。他说，自己手上的黑胶唱片数量种类比香港电台还要多。

阿Paul出生于1957年的越南。越战时期深受反战的嬉皮士文化影响，开始了他与众不同的人生。17岁那年，战争还在继续，阿Paul被妈妈送上船，偷渡来到香港。

在香港，他先后换了很多工作，但都和热爱的摇滚有关。“都没有赚到钱，”阿Paul笑道，“钱全都花在了买唱片上。”

1983年，他搬家来到深水埗，发现当年高价购买的唱片已变得不流行，成了跳蚤市场的便宜货。“香港人的喜好变得很快，一夜之间曾经的嬉皮士全都西装革履，变成了中产‘优皮士’，潮流一过，他们就把这些东西丢掉了，但对我来说，他们丢的东西才是宝贝。”于是，阿Paul成了香港最早收集二手唱片者之一。

他的“宝贝”越来越多，钱却越来越少。唱片成箱地摆在街上，而他就支一张折叠床，日夜守在这些纸箱旁边。白天独自听歌卖碟，夜晚和朋友喝酒聊天。后来，他赌到了一点钱，租了一个小房间，但是他还是住在街上——他把房间给了几十箱唱片“住”。阿Paul笑着回忆，“整个80年代我都睡在街上。”

在音乐爱好者圈里，阿Paul的名气越来越大，生意逐渐好转，也结识了很多圈内朋友。年轻的他骑着哈雷摩托车，皮衣、长发、喇叭裤和谢贤称兄道弟；当时正红的乐队“达明一派”还曾专程造访他的住处。“那时候Beyond还没有开始，”阿Paul笑道，“我比他们出道早。”

然而生意好景不长，上世纪90年代初，黑胶唱片被CD取代。相继关门的唱片店纷纷把囤货拉到阿Paul这里，让他收购。虽然阿paul的仓库已经再也装不下，但他还是全部买下了这些唱片。“不然他们就要直接拉到堆填区堆填，那怎么可以！我会很心痛的！”

“每一张唱片就是一个人，”阿Paul表情变得严肃，“唱片用最简单的原理把声音记录下来，人就活在那里面了，过了一万年以后再来听，声波一放出来，人又活了。黑胶唱片是全世界最好的声音。”

生意萧条了几年，直到近年复古成了潮流，黑胶唱片的记忆才又被人们唤醒。如今阿Paul在新界租了一个仓库，加上深水埗的居所，每月租金共3万元(港币，下同)。他每月卖唱片赚四五万元，除掉房租和淘唱片的本钱，基本也只够日常开销。

“在香港，很多人认为钱就是皇帝，但我跟他们不一样。”阿Paul算了一笔账：“这几十年，我交的房租也有500多万元，如果拿这些钱来投资房产，肯定也会赚到不少，但那不是我想要的。每天听音乐，跟朋友聊天聚会，真的像个嬉皮士一样自由地活着才是让我开心的！”

“我还生活在七八十年代，所以我这里的所有东西对我来说都不是旧的，都是昨天才刚出版的。这30年过去了，对我来说好像才过了一年。每天看着太阳升起，太阳落下。”简单重复的生活，阿Paul并不感到厌倦，“这是我做得最长的一份工，我希望再做30年。”

抓拍香港

中环是香港的政治及商业中心，不少老建筑成为标志性的建筑，而且被彩绘了新衣，成为香港岛的风景线，图为中环一瞬间。　洪少葵摄

在台大漫步

胡颖华

台北可堪游玩的自然、人文景观不少，但要说两者完美交融，当属台湾大学。虽置身于车水马龙的公馆商圈，但这所久负盛名的学府仅凭一道堡垒式的质朴矮门便将喧嚣拒于外而不受浮华半点侵扰。漫步于著名的椰林大道，强烈的南国气息扑面而来，大王椰子笔挺高耸，杜鹃簇生娇艳，台湾栾树、茄冬、流苏等珍贵树种则苍翠葱茏。有佳木点缀晕染，以红褐色为主调的旧楼新筑更显厚重谨严，尤其是悬于行政楼前的“傅钟”，虽不巨大却十分醒目，其雄浑声响如傅斯年先生名言——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的3小时是用来思考的——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学子当励学敦品，自强自律。

相比已辟为校史展厅的旧图书馆，坐落于椰林大道端点的台大新图书总馆无疑要气势磅礴得多，其山墙、拱窗、回廊等巴洛克式设计在突出空间感的基础上强调了建筑的典仪性，让人徜徉其中亦成风景。当然，作为一座知识的殿堂，其最吸引人之处还是馆藏的几百万册图书。无须复杂手续，只要临时网上登记、更换旅游通行证就能入内享用知识盛宴，这让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和学子慕名前来。并且随着两岸学术、文化交流日繁，入库的两岸同类新书俯首可拾，对比读来很有裨益。

与椰林大道的刚直不同，校园里另一条著名道路——舟山路则要曲婉许多。历史上，舟山路曾几次更名并将台大一分为二，路旁校舍、民居风貌不一。自2000年台大将其收回后，这条路便成了春有花雨、夏有鸣蜩、秋有黄叶、冬有繁星的风景道，晚上来此散步最是惬意。

要是日落时至舟山路中段右拐，又是一番光景：水稻、荷藕碧色接天，白鹭、黄雀扑飞其间，木栏环围、陌渠相连。从路东头的告示牌可知，这片面积约为五六公顷的农场为台大生农学院所有，既是校园生态观察基地，同时也是相关专业的实习场所。农场里还盖有配套建筑，其中一排日式平房为日据时期所建，是台北帝国大学至台湾大学早期的农业研究重地，现在已改为纪念水稻专家矶永吉、末永仁的陈列馆，并被台北市政府列为古迹保护单位。小屋从外构到内设仍保留完整，不仅展现了台湾近百年来农业科技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台大的前世今生。

除了舟山路的生态农场，台大还另有园艺场、畜牧场，并在南投县拥有一个1000多公顷的“梅峰农场”。这些农场无一不产学结合，在提供教学研究之余，也进行示范经营以满足师生员工及社会的物资需要。在台大的农产品中心，货架上一排排摆着的正是台大自产的蔬菜、水果、乳品、米面及肉类食品。在几位学生的推荐下，笔者买了他们引以为豪的鲜奶，口味香滑醇厚，确实有别于一般超市产品。

“台大的环境郁郁葱葱，台大的气象勃勃蓬蓬……”台大校歌中的这两句歌词或许就是台大最好的写照。对于这样一个过去、现在都很有看点的学校，印象过后，仍需品读。